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六七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裘　謙　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李　椿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六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衛謹

奏為據實覆奏事竊臣於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准內閣包封發到欽奉

上諭著令行查十月初九日烏鎮地方有鴨嘴船被盜

刦奪打壞船隻傷斃多人并惡賊黄魚大王滋泥大王為害行旅何以不行查拏懲治等因臣不勝惶愧悚慄查烏鎮係浙江之歸安烏程秀水桐鄉江南之震澤吳江六縣接壤素係藏姦之處曾經

臣

題明將湖州府同知移駐此鎮專管捕盜事務遍查秋冬所報盜案並無此宗情形隨飛飭嘉湖道二府廳縣并各協營汛上緊密查嚴拏外又潛遣親

屬改扮商賈分往各處緝探皆稱上年秋冬相近烏鎮一帶未有失事臣因地與江南交界恐犬牙相錯之區彼此推諉隱匿先經密咨江南督撫提臣會同查拏又照前差人密往蕪松各處及太湖泖湖地面遍加訪查止有上年正月二十七日震澤縣之濫溪地方有鹽商汪姓者被刦曾經傷人一名並非十月內之事其黄魚滋泥二惡賊江浙兩省交界地方挨查無蹤臣思由烏鎮走濫溪一

路乃蘇杭往來孔道若有大盜刦傷十餘人自必遠近傳聞地方文武即欲諱匿斷難盡掩道途之口但此事必非無因故先將素日已獲積賊曹大曹二嚴加究訊是否另有混名歷審數次亦非其人止據供出伊乾娘巨窩雌老虎沈吳氏并其妹鈕吳氏所通盜賊甚衆又　臣到任後曾會同江南巡察王肅章查拏烏鎮相近嚴墓地方庇賊巨棍金三積窩周永明因事在隔省王肅章又別巡上

江鞭長不及該管之震吳二縣恐蹈失察之咎明知故縱聽金三倩人頂替審豁漏網臣今一面咨會江南督撫竝行蘇松太道魏觀密拏解浙其周永明沈吳氏窩盜情形俱有案卷證據無可抵賴惟金三本名士吉住居江南地界又改名金去疾冒籍湖州歸安中舉專為漁船盜賊坐主凡有事發投靠者不惜千金救援又與知縣往來甚密在嚴墓鎮邀結黨類借故竪碑禁止兩省捕役不許

到彼地拏賊否則即行聚衆刦奪該犯乃係暗中庇護原不露出形跡難以輕拏今仍恃有護符尚

是乃棍徒中之尤者亟當嚴拏訊究

未自認且周永明表弟現在江南督臣幕中據魏覲稟稱已奉有牌行到道令其留蘇審後再發因先巳解浙頗有遷怒不悦之意恐此案将來辦理

所行公當天下可通何有掣肘之慮

不無掣肘以上巨竊各犯雖難指為黄魚滋泥等賊但嚴墓逼近烏鎮多係匪人結連為盜實屬兩省交界之巨害容臣另疏条革職銜分别審明再

是

為歸案具

題完結臣重蒙

皇上厚恩委畀重任辦理他事誠有未周至於盜賊一

此等處洵為朕所深信

項臣實未敢一刻玩視若果有如此傷人壞船大

盜為害地方惡賊臣必不待四月

題參踈防之限先行具

朕豈以隱匿二字譴責於汝益浙省事間有朕已知而

奏儘力嚴拏何敢於奉

汝尚未知者都中事亦有朕未聞而汝已先聞者正宜

旨行查之後尚為隱匿但思此事必非竟無影響敢於

君臣交相勗助互為提撕以期有濟此二賊名偶得之
皇上之前妄陳者今若不能查出拏獲除害則賊等暗
傳聞設有確實形跡其人胡為不奏朕又何故不明以
中聞知將來必更長志肆無忌憚臣愚昧謬見仰
示知或本出於無稽之言或係盜蹤詭祕故難以物色
求
俱未可定汝但更加留心細察密訪有則具奏以聞無
皇上於所聞之處再
則已耳亦不須再奏也
賜查問實在蹤跡俾不拘何處得以根拏務獲除此民
害將臣與地方文武各官失察之咎一併交部嚴
加議處則商民行旅仰戴
皇恩於無既矣臣不勝惶悚之至為此具摺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掣過引目事竊臣前將去冬衆商廣辦場鹽比舊約

增有二十餘萬之處先經附摺

奏明今歲内已經掣畢四所兩季共有五十七萬七

千九百餘引合之一年四季共掣過九十四萬一

千六百餘道較之定額七十一萬三百二引之數實多二十三萬一千有奇若今歲再能如此則歷來壓下半年引目不但趲出足數且可透掣下年之鹽課餉雖不能明加贏餘而暗中已可每年多得錢糧數萬矣至臣經過四掣將少銷不銷之處設法疏通移於多銷地方俱經銷完查引課有上中下三等又有票引科則更輕在從前不銷之地引課既已攤完今緝私有效復得將剩引納課編

配實銷則此項即屬溢出再上則地方引已銷完不足民食將未銷下則及票引輕課添於多銷之處仍照重則完納又有多餘臣兩年以來積零合總共計一萬七千三百一十八兩零又清出前鹽臣噶爾泰等任内四千三百一十三兩零二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兩零俱陸續飭存鹽驛道庫一并充公應否以之修理寧波等府各處城垣無項可動之大工抑或將來有整頓鹽政各種公務

設若有必需之處再行請
於奏請時自當指諭
旨方敢動用但此等原非逐年一定之項每年多寡數
目皆不能預料惟看天時陰晴年景豐歉及緝私
事後方見焉可預期
之勤惰為盈縮故不敢具
題嗣後每年所得數目再當
奏明充公如何項動支仍行請
旨欽遵再欽奉
諭旨兩淮條議鹽政事務交臣與范時繹噶爾泰會同

確議具奏欽此臣何敢不詳慎籌畫諒兩淮鹾務與浙省大概規模相同但從前如何查收竈鹽分別肩票各引並緝私之法向係專委何項官弁兵役作何稽查及地方疏銷難易等處臣未得悉知當即將兩浙鹽政條議事宜飛移江南督鹽二臣查明彼地鹾規咨覆到日容臣悉心參酌另行會題

請

旨遵行又臣前奏石門縣巡鹽兵船致傷郁彩章人命

是

一事欽奉

硃批此等案件稍不虛公必將增出無限波瀾探水須探其源務宜究明情故方可永杜惡風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民命懲創私販刁風至意臣查此事非比平常案件若民受誣枉則人命無伸衆心不服若兵受委曲則私梟長志鹽法廢弛誠恐知縣職卑權輕或有瞻徇巡鹽弁兵并庇護本地私梟聚衆阻

甚是

所委俱當此三員若不能審出眞情猶有瞻徇庇護則巡情弊是以行委杭州府知府孫國璽湖州府知

天下事無可辦理之人矣

府唐紹祖嘉興府知府閻堯熙會同前赴石門縣

孫國璽已另行推用在爾諒應愛莫能捨朕則量宜酌

要地方秉公細審此三員俱經

而為之耳

聖明揀選皆顧惜聲名自重品行者庶幾可免前弊俟

該府等會訊明確定議具

題合併附摺陳明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奏

聞全浙雨水年景情形上慰

聖懷事竊臣仰見我

皇上敬

天勤民撫育萬邦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兩年以來於浙省

偶有纖芥偏災稠疊

恩施有加無已

聖心上格
穹蒼惠及黎庶去年夏秋以後雨水調匀三冬晴暖瑞雪
應時五風十雨直是堯天舜日景象民心大為安
樂雖間有曾被蛟水之零星數處稍覺偏枯而隣
境左右俱係豐熟柴米價值平減小民有可通融
不致艱窘是以蒙
恩折漕數内竟有不用追呼勉力支持仍完本色漕米
赴副冬兑限期者更喜今歲二月十八日奉

旨各省同日舉行耕耤之禮臣敬謹從事不敢稍怠乃
先期一日及本夜皆值時雨霑足自交子丑之間
晴雨景象欣悅覽焉但恪秉此心謹持此行以對越之
即已雲開色霽天朗氣清晨光皎潔迨至承祭舉
神明其徵驗彰彰可睹斯亦必然之理非奇異事無一如人
邦之時旭日晶瑩和風徐扇土膏潤澤
自信不及耳
大典攸行臣與司道地方官次第畢事士民老幼萬
餘人環若堵牆歡呼載道咸頌
卿等之至誠即係朕之至誠何也卿等肯體朕之誠而
皇上至誠感格得此徵應本年各屬春花現在暢茂秋
誠斯朕之誠益廣若第恃朕之誠而自不以誠則朕之
成大有可以預卜臣欣逢嘉會亦不勝踴躍忭舞

謹繕摺奏聞仰慰聖懷謹奏

一誠亦何能過及耶至於感格之道惟在公私之分而已如為一已之私諂媚求福雖極盡其誠每多不應愚人因求而不應遂將感格之理視為渺茫無憑亦豈知於根本處早經差謬也歟

地方上得卿如是體國愛民之督撫感召休徵雨暘時若朕可保其必然不爽向後倘偶有過愆當修省之際置身家利害於度外惟竭誠專為國計蒼生禱祝朕可保其響應更必不爽果能篤信此理而力行之乃兆庶

之福朝廷之福亦卿等無窮之福也欽哉毋忽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

聞事竊照藩司一官不但為通省錢糧總滙凡一切理財用人地方大小事務無不經由該衙門核議轉詳此在各省皆然而浙江諸務殷繁又數倍於他處故其經承衙役衆多蓋由辦理繁劇使然而其作奬舞文又實以浙江吏役為最臣到任兩載藩

司除署官外四易其人近蒙
彭維新忠厚和平志操甚優朕原慮不宜於外吏因其
聖恩簡用彭維新補授臣於伊學院任內同官半年有
聰察試用豫省臬司田文鏡與之共事未久即極口獎
餘深悉其公廉勤慎竊幸得此同志長才正可協
其居心公正抵任之初一應刑名案件雖亦代為主畫
力共理懲處吏蠹臣初意微有所慮者不過或有
而盛言其虛己勤學復將伊陞補此任者欲令隨卿承
深刻偏執之處耳今彭維新於上年十二月內到
辦錢糧事務二者俱諳練將來可得一十全撫臣之意
任以來其感激
今若是非封疆才矣於擢授藩司時不止朕如此期望
皇恩矢志操持清廉儉約馭役嚴肅尚屬舊時本色而
田文鏡亦奏稱到杭之後相隨該撫李衞熟習錢穀利
議論正當且寬厚和平大改從前偏刻之病實為

弊為
皇上又慶得一人矣云云豈料大失所望然調用
難得惟於吏治不甚通達又性極多疑每防人作
於內
晉秩翻不可限量何則質地本好再加增益莫之
弊反覆遲迴未能決斷遂將要務沉擱除各屬通
能過
也但所慮者藩臬為督撫之左右手設不妥協諸
詳事件臣俱代為辦理無悞其例由藩司核轉者
務實
難就理昨董永芡之調用原係無可奈何之舉茲
詳文到司之後半月方批或二十日或一月外始
以白
清更替恐臣未允協到任後觀其稱職與否具奏以
據核轉到即微員病故丁憂開缺委署無弊之
聞朕
用兩司必皆審度督撫短長而後定見卿等當體
事亦復如此每致職官懸曠又如歲前各縣解到
朕用
人不得已之苦衷也浙藩員缺若知有可以充勝
南米數萬餘石直至今春二月尚未收倉米船擁
之人
即行爲奏勿以為地方大吏而避嫌不舉至彭維
塞在水日久潮潤變色臣聞之面詢其故據該司

新姑凡指示誘掖勉令料理佚代替得人將伊內調部
覆云恐衙役因過年用度作弊偷米未得杜絕之
中近亦需才接續朕本意如斯念伊甫到浙江未久故
法是以緩收臣告以衙役雖有此弊在乎設法稽
不果行覽卿此奏深合初見矣
察斷無防噎廢食之理再三面為商酌適有原任
嘉興府知府喬世臣經臣從前
奏明調來署內協辦事務該司素知其人即具詳請
委其赴倉監看十日之內將各縣南米收完而停
滯已久者飾颺折耗甚重則已無可如何矣又如
收買銅斤各局紳衿百姓紛紛呈繳該司發銀稽

遲多致守候又近日搶修海寧塘工吏屬緊急乃
辦員屢詳領銀不給以上臣皆催之再三亦未能
應且常有竟不回覆音信俱無者諸如此類不可
枚舉然又非該司懶惰偷安有心遲延緣其文書
收發必親手上號親身傳遞視一巳外别無可信
之人吏書日行稿案每事必取具實係斟酌妥協
不敢受賄作弊如虛甘罪之押結而後輾轉再三
方始判行在事之小者既因此而枉費精神躭延

時日事之大者又遲疑顧慮而不輕於發放且柴米瑣屑又必親自經手是以每日辦事必至四更殊為可憐仍然諸務叢積臣見其形容憔悴神情散漫竟為案牘所困深加憐惜極口苦勸據稱案件緩急實難分晰求臣每月開單示知便於照依辦理在該司之虛心勤苦於此可見即伊亦無執拗記毒掣肘之念而臣之日○逐○代○為○辦○理○豈○能○事○事○周○到○而○保無貽悞也伏思浙省文員附近省城可以代臣

似此
羅看
大笑

奉公不貪而又虛心勤苦者即屬不可多得再投

覽之卿與之同處一城日逐代一藩司辦理事件

即云
恐致
徐鼎
用來
又復
卿教
人員
聖主
勉為之

難勝恐致貽誤朕代各省督撫辦理者十居六七
分勞幫理者如杭嘉湖道徐鼎杭州知府孫國璽
貽誤之念更當何如徐鼎耶
皆已陞用別省今徐鼎
孫國璽皆係難得之員
手開濬河道錢糧地方
助卿今所辦之務既經
令分頭起程臣何敢岐
改調別省也嗣後只可
徐鼎雖屬至親郎舅而
導成全隨時題補以供
因其辨事克勤故相待
實難其人所賴卿等封
之前無所隱諱至武員
正在親督賑務孫國璽經
緣欲整理浙省地方所以
交盤俱俟稍有就緒即催
就緒自當酌量輕重緩急
視外省而有懇留之心即
揀選品質嘉美之後進發
臣姊早故素日原非相好
驅策若云現成老練優等
絕無芥蔕
疆大臣為國家玉成之耳
最要緊者莫如水師現在
如有知者密以
溫州鎮邊士偉黃巖鎮方文登皆長於陸路而未

奏聞朕斟酌補授武進中嫻習水務之員尤為難得

嫻水務黃巖中左右三營遊擊現皆缺員只得派委定海遊擊黃有才兼為統巡春季洋面近又奉

旨將鎮海營叅將高昇陞用瓊州瑞安營副將許良彬

許良彬頃據高其倬題陞臺鎮朕未允准調京驗看欲

行調進京則各營熟諳水師者實在乏人即委署

另以緊要水師總兵補用水師員缺浙省較之閩粵稍

亦無官可以兼顧臣心甚為焦思惟有加意設法

次巡防要務數省較之各營更重所以朕之焦思尤甚也

隨時調劑以期不致有廑

能隨時調劑朕懷釋矣

聖懷所慮者藩司緊要衙門不料彭維新措施之才竟不能克勝此大省繁劇之任臣先以為新到未能

熟練今日久漸覺堆積壅滯若再避嫌疑而存徇隱

前已批明

皇上聖明遠照倘蒙下詢臣將何所逃罪再四圖維不

事事悉應如此據實陳奏我君臣共相商酌

敢不據實陳明仰候

睿斷臣素性愚直與彭維新甚屬相安並無意見參差

自然相安有何參差不待

卿言朕亦料及

稍有蔽賢嫉能之私實因

國家公事綦重恐有貽誤伏祈

聖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覆奏事竊臣欽奉
諭旨令臣將陳時夏張坦麟二人孰是孰非何由致於
如斯據實陳奏欽此臣奉
命之下隨將伊等因何事參商緣由密差確訪去後探
得本年正月初一日張坦麟起程前往江寧陳時

夏聞知以為必向總督范時繹有所陳訴亦於初一日隨後趕去外人見撫藩二人同於元旦出門洵屬可笑之舉遂互相猜疑傳說不一至兩人辦事不合之處大概皆因蘇州知府溫而遜揚州知府呂大雲二人在陳時夏以為雖有公錯其才尚可辦事如詳委銅斤觧官與例不合及屬縣失察容留旗員干涉知府叅罰等項數事陳時夏同督臣范時繹之意欲將二人寛容而張坦麟堅執不肯依從乃陳時

溫而遜呂大雲二守才具原屬可以造就但陳時夏何須如是曲為庇護且又涉於隱諱將伊等不合及失察之案一面照例題參一面具揭密奏求寬有何不可此在督撫均屬錯誤非關張坦麟過於拘執也陳時夏實有斯等瑕疵如此評論者不一其人即張坦麟亦非大器局量褊狹而尚氣但心術可嘉耳

夏於其面說時則含糊應允及坦麟具詳揭報又復駁回所以愈加抵悟又因銅斤一案溫而遜主新舊兼辦寬限六年之議張坦麟定限一年執意不回亦與陳時夏之見未合此數事張坦麟未免拘執太過臣雖不深悉別件委曲但傳論皆以陳時夏諸事游移並無決斷張坦麟自占地步過於谿刻臣愚以為均失人臣和衷辦事期於公務有益之道至聞得近日陳時夏於公所接見衆官之

大抵棄短取長而用者指不勝屈如江南督撫三員莫不皆然似此操守尚有可觀仍肯實心任事之人已不能多得矣奈何

時每至困倦打盹諒係小事過勞精神不能周到所致我
皇上明竝日月因地制宜成就人才自有
乾斷今聞張坦麟已改調東省恐陳時夏過於柔懦因循更難支持尚得好官相幫不然必致貽悞地方關係甚鉅謹就臣愚昧之見相應據實覆

趙向奎確係剛方質品抵任受事後自見惟慮其太過所奏甚屬公當不出朕之預料

奏不敢稍有偏袒伏祈
睿鑒又臣前奉

諭旨著察訪常保住前途行為今差往廣東澳門之人已回探得伊等去時於十月初四日過江廣交界之梅嶺有南安營備執事迎送用差馬四十匹人夫九百名初五日於廣東南雄府地方下船共坐驛站船二十六隻自初七到韶州起至十二日晚到廣東省城俱有兵馬穿盔甲站隊十三日常保住進城在貢院駐劄來使麥德樂在左翼鎮衙門作公館署撫阿克敦以戲酒款待二十二日起行

委惠潮道護送二十六日抵澳門到時有澳門夷人各執紅毛鎗械穿藍色號衣迎接張燈演戲慶賀三日常保住留居澳門至十一月初一日始起程回京澳夷所送程儀西洋土產等物因鬼子語言不通無由知其確數常保住回來起旱時在香山縣用夫八十五名過梅嶺用夫一百三十四名水路坐船大小五六隻不等去時所過府縣各送雙下程酒席十桌八桌不等俱從豐厚常保住悉

行領受回時比前減少亦有不収者沿途文武各
大臣俱止向常保住恭請
聖安其接待夷人稍覺太過然亦無甚失體之處來使
麥得樂等住澳門良久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始回
西洋去訖緣係奉
旨沿途察訪情由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奏明事竊臣叨荷重任夙夜黽勉不敢自寧所有營伍武職事宜現在逐一確查分别緩急次第料理惟是沿海地方洋面其形勢險要汛守情形并營中甲械之虛實操練之勤惰非身經閱歷未敢盡信意欲剋期兩月親往廵查但臣以一身而

兼理三衙門重務在督鹽兩處之事尚可隨路辦理而巡撫衙門所管錢糧刑名甚繁且水陸兼程逐日行走命盜各案難以沿途解審又目前正二月內海寧老鹽倉南面海中漲出沙洲潮分兩股激射北岸塘外護沙悉已衝卸直到塘身而橫過之軟浪迴溜又復一日兩次盪刷根脚俱被搜空一線草塘不能存站勢甚危險雖委同知二員晝夜在工將已經雉陷裂縫之塘加椿添草鑲釘

近年來聞提外漲沙數十里朕心稍慰今觀此情形又覺不妥矣當時刻謹防毋忽諺云盡人事以聽天捍禦之術固宜悉備而敬信之誠尤不可不勉自卿以至承修各員并該地士庶人等果能咸具精虔祈禱之

念官則矢志利國濟民民則誓願改過遷善抑或恭建
保固現據議詳另築護塘捍禦但臣思塘之所恃
神祠日申拜祭再加以揀選物料堅其工作如是心力竝
以屹立者惟在根脚牢實今潮勢頂衝根脚盡去
運潛感默孚庶幾可保無虞矣
雖石塘亦將傾陷何況草塘焉能敵住或於緊溜
去處搶築迎水壩數座先分順其勢并做河工加
埽抵塞使水力到塘稍緩然後再於本塘設法著
諒與黃河水性迴不相同何也河勢自上趨下
力因未確知與黃河水性是否相同築壩有無裨
但能導其緊溜使之順行斯通身暢流無復汎濫之患
益已經飛飭相度形勢速覆不日即將親勘儹工
矣海潮隨月虧盈係逆流而上其消長情形有不可以
以圖保全又滿營壯丁學習水師一事先經咨部

胸臆測度者切勿自恃聰明生奇特想而冀效於萬一惟應稽考前規諮詢達識合諸衆論而詳慎斟酌為之

查取潼關設兵事宜現在等候部覆其安設戰船之處將軍臣鄂密達曾往乍浦地方看過臣亦須親往勘議即順路查閱海寧仁和新開河道此數事完後已值農務將興又兼各項奏銷并掣鹽期近難以遠出臣擬於八月中俟上游數郡早稻收穫後輕裝由紹寧台溫及玉環山沿海岸而去從處衢金嚴內地自錢塘江而歸一路察勘地方山海形勢簡閱器械軍伍其巡撫印務查觀風整俗

使臣許容已經回浙本任無甚要事請暫交許容
管理庶現審案件出入錢糧不致稽遲貽誤而臣
得以放心前往將耳聞目擊之事盡心講求有應
斟酌損益者再行請
旨以稍盡感激圖報之微願此雖在本省行走不敢擅
便理合
奏明伏候
皇上批示庶得預行料理為此謹

奏

所奏雖是然亦不可預定成見至八月間看地方事務忙閒情景若必應巡視察勘臨期具疏題請候旨遵行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事竊臣前差齎摺把總自京捧回

御批奏摺一匣臣隨敬啓跪讀祗領

聖訓欽奉遵行所有

皇上恩賞浙江各官養廉銀兩一事現在照依王大臣等議奏奉

旨事理查明各屬歷來所収耗羨多寡數目核實秉公派定另為分晰

奏明存案至江浙交界地方積窩惡賊查拏甚多頗有屢經犯案漏網大盜緣地連兩省每至影射作奬如在浙供出夥賊前行江南震澤縣提拏內中竟有姚天生姚二兩犯以替身起解為浙省押往

認識之張德隆指破而此案又經江南督臣范時繹批發江蘇臬司留審未得歸浙併究今庇賊首惡舉人金士吉等已質明有據臣現在另疏叅革職銜遵

旨嚴訊務在提齊江南所留案犯窮究黨羽剪除巢穴以副

皇上靖盜安良之至意又臣近見雲貴督臣鄂爾泰因

好似此盡力窮究方為拔本塞源之道

鑽營之事叅奏知州五綱昌荷蒙

特頒訓諭行令各省督撫知之仰見我
皇上整飭官方杜絶私弊提撕警覺至於再三夫地方
廣濶情偽百端誠如
聖諭豈無不肖之人招揺生事借名撞騙即臣初到浙
江以後彼時所屬官民尚未知臣之心迹有紹興
無知少年之徒馮如溥因其父係臣原籍徐州豐
縣典史竟敢公然投稟鑽營輒以平湖縣縣丞張
萬銓求署縣印當經立拏重處其張萬銓提到究

出被哄情由正在叙文咨革適已患病身故又臣從不識面之遠族李謙突爾來浙臣恐其不肖拒絶未見發與盤纏銀二兩令其速歸安分乃伊輒往石門縣投帖招揺指冒生員名色稱係巡撫乃姪索借路費經石門縣密稟臣即嚴行該縣重責四十板鎖押遞解回籍各在案自此以後外人亦知臣不可嘗試俱已畏懼斂跡以上事件因案内無應叅之官是以重懲發落未曾具

卿之居心行事自必如是乃不待陳奏而知者勉之

題仰承

聖諭訓誨用敢附摺陳明謹將

御批奏摺並

賜發王大臣等議覆原摺一併恭繳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六年四月初六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臣前差家人自京捧回
御批奏摺併領出欽蒙
皇上賜臣
皇輿圖十副到杭臣隨出郭跪迎回署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祗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敷九有

澤被八紘大一統之車書緯東西而經南北合萬方

之玉帛和風雨而順陰陽固已嶽峙川渟獻河清

之嘉瑞從此山深江永慶海晏之綿長矣乃

帝德淵涵俯察疆隅於八表

聖心廣運爰圖區宇於四維自畿輔以及要荒川原比

櫛溯侯甸而周藩衛繡壤交縈立分率以審遠近

之差設準望以正會歸之極又復詳道里而分高

下覘度數而定方輿在裴秀之賦六體不能盡其精詳即倚相之讀九丘豈足方其奥衍臣猥以淺陋得被

寵榮覩此

皇輿之式廓即知

聖衷之運量無處不周仰兹

玉軸之精華愈思

睿鑒之淵深無微不到藏諸什襲永為希世之珍垂於

子孫奉作非常之寶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臣不勝欣忭感戴之至謹

奏

此圖乃

皇考於萬幾餘暇躬親考究經營數十年方始告成應加

意珍重者

同日又

奏為恭繳

上

御批遵

旨覆奏事竊臣於本年四月初三日欽奉

硃批發回奏摺三件跪讀

訓旨感格之道惟在至誠公私之分此實上下孚應深切著明之理全賴爾等封疆大臣同心協贊也勉之勉之凡蒙

天惠賜休徵惟當倍加敬畏絲毫不可高興肆志

皇上時時以此對越

神明所以浙地民人得邀

賜佑今年通省春花俱十分豐熟及杭嘉湖紹等府

蠶桑頗好在此一月之間均可收齊至臣所奏彭
維新居官辦事一摺伏讀
硃批諭旨
聖主不得已用人之苦衷與委曲造就人才之至意無
不開誠布公逐一指示實有使臣下感激而涕零
者況以
皇上萬幾之勞尚為天下督撫區處政務如直隸全省
事無鉅細皆勞

睿思江南大吏未能盡得其人又費
朕之機務止此而已乎但上託
聖心籌畫且邊塞之兵機夷苗之綏輯與夫閩廣浙江
皇考在天之靈默垂庇祐儘堪從容統理毋庸為朕繫念
之緩急先後因地制宜悉皆上廑
宸衷臣受
恩最深仰體實切凡有微力所能兼辦設法可以成全
之處自當竭盡心力以期恪遵
諭旨稍慰
聖懷至奉

諭旨浙藩員缺若知有可以克勝之人即行薦奏勿以地方大吏而避嫌不舉欽此臣思浙省兩司事最繁雜勝任實難其人至彭維新苦心要好亦肯盡力任事惟其游移多疑牢不可更是以諸務堆積未能擺脱若觀風整俗使一官於錢穀刑名固皆所管然不過總稽大綱旁察弊竇無須事由巳定且慴服浙省紳士刁風惡習彭維新素有可畏聲望彭維新既為人和平善柔然不能長於果斷觀風整俗於觀風整俗使一席似屬才具相當甚為合宜而

使之任似屬不宜若用為卿貳造詣可成大器

現任使臣許容辦理本任原屬有餘今自福建清查錢糧回浙以後臣見其舉動行為似乎閱歷已深商量公務諸事平穩較向日之褊急居心惟求占人地步自見奇異不顧實在於吏治有益之處竟能改革臣愚以為與其使彭維新調回京中操練不若使之仍在外任學習以備將來內部接續

此論朕頗不以為然許容尚屬端直但在下不甘在上

人材之用許容原有理繁之才但器小易盈若加

不勝是其短處於此一任甚為相宜暫令稽查錢糧

以大品恐其驕蹇難於共事倘以京堂銜仍令帶

理案件差遣處得力之人此將來造就亦可優為部堂之職
辦布政司事則一轉移間兩大員均可督查虧空
更覺得人此臣就於浙省現任官中籌酌之管見
也再如孫國璽之居心才幹實屬難得
皇上已授以汀漳道要省之任臣何敢岐視彼此復有
瑣瀆惟是臣訪問閩省舊員並現任福建糧驛道
李玉鋐前來江浙辦銅臣又加詳問俱云汀漳道
雖則職任全省海防但洋面盜案諸務文則有臬
司統轄及各知府專管武則有汀漳二鎮為主該

道於專辦料理之事甚少其兩屬民俗蠻野獷悍

汀漳
壐朕
具何
張無
汝復
所以

而習氣惟有尚義一節好歹皆在於此若非其素
職務料不至於玷缺張璨尚綽然勝任何況孫國
所信服之官未肯帖心馴伏今孫國壐初次赴閩
保其談笑而為之也凡事頼人而治果抱濟時之
欲其恩義遽即決治人心一時傾服或亦未能驟
地不相宜耶
得而有用之才恐反難於見長矣臣思必取實在
咎掾許容楊文乾沈廷正常賚數人咸稱其好今
有益莫如原任泉州府知府張无咎向為刑部
奏及諒係一出色之員因向為部曹時錚錚有聲
司官頗有强幹不避嫌怨之聲名臣雖與之識面
捒用外任朕思及此有意寬之若論所犯本無可
竝無深交及出守泉州時於災荒賑救一事泉漳

恕故照例暫付吏議隨于開釋蓋已存另用之念於中
沿海人民均多感其調劑實惠今因虧空一案已
也滇省新定地方緊要處多大抵命伊往滇以策後效
議革職據許容等亦稱其尚係因人受過甘心認
罪非屬已身侵那且穀石已經衆民代完離任環
繞呼號實有不捨情狀此人委屬可惜倘蒙
皇上察訪其由尚為堪用可否
特沛殊恩使之於汀漳道任內戴罪效力民心感悅
天恩必致改惡遷善設以為未便復用閩省懇祈
發浙作何酌量差遣之處候

旨遵行其孫國璽或請仍以道銜暫行辦理浙江布政

前已有諭委係當惜之才大笑覽之

司事如該員果能矢志盡職再請實授俾臣得以

似此上等材質無庸教導也

教導不惟目前可收臂指實效且將來亦堪備為

封疆之選庶以仰報我

皇上造就人才之至意再臣所奏溫黃二鎮皆長於陸

路未諳水師一節奉

御批如有知者密以奏聞朕斟酌補授武途中嫺習水

雖聞其好尚未經

務之員尤為難得欽此查調京之許良彬其人雖有

面見

才幹熟悉洋務但恐其居心頗深臣一時未能灼

見不敢冒昧查已陞瓊州副將高昇漢仗過人水

師亦諳性情鯁直堪備總兵之選再杭協城守水

師副將李燦其辦事操練前摺備晰陳明該員雖

係北人而歷任浙省海疆二十餘年於戰船洋面

李燦能𡢃水務據奏已悉

常時經歷行走實可備用而保其無誤者緣蒙

聖主推心置腹不以愚陋見斥不以嫌疑顧忌特將本

省布政司總兵等官令臣酌舉所知臣感戴激切

用敢以微末臆見密封直陳於
君父之前是否可採一經
聖明鑒照自有大中至正之
乾斷非臣淺識所敢妄議也理合遵
旨覆
奏竝將奉到
御批奏摺一併恭繳伏乞
睿照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齋摺家人自京回杭聞臣前次所

題備陳鹽政條議部內議覆會題稍遲字句未合致

蒙

皇上查詢主事張復回

奏含糊欽奉

嚴旨革職通飭各司官員臣雖未見部行不知詳細原

委但以微臣之故致於上費

天心煩勞

聖慮臣撫躬跼蹐無地自容查張復係雲南人臣從前

在滇遍歷鹽井查勘地方情形之際偶因天晚無

處安歇於山僻中搭蓋松毛棚屋暫行住宿在張

復門前伊來出迎彼時尚係拔貢生臣便中問知

其家貧親老少年苦讀曾贈以膏火之資後伊中

舉進京會試時缺乏盤費亦量爲資助是張復於
臣或非出於有心惟奉
旨查詢時不據實
奏明反多支飾其罪何辭但緣臣一身而使部員獲
咎臣心何能自安是以將臣與張復平素認識緣
由據實聲明於
聖主之前自蒙
洪慈鑒察非臣所敢妄邀

天恩於格外也為此具摺密
奏臣不勝凜惕惶悚之至謹
奏
汝被張復瞞矣此事確係伊有意而為若非怡親王精
明不能察出實情日後汝自得知備細處分毫無枉抑
朕尚謂過於從輕也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六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七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衛謹

奏為奏明事竊臣荷蒙

聖恩特授浙江總督管巡撫事於上年十二月初三日

接准吏部兼銜咨文因未奉有另給總督關防之

議隨經咨部請示復荷

皇上天恩今春

頒發總督

敕諭并另給浙江總督管巡撫事關防到浙臣隨

題明謝

恩祗領至本年三月二十日准到吏部回咨令臣將巡

撫衙門

敕諭關防繳部等因臣即應差員齎繳因三月初二日

業經具摺陳奏擬於八月間請
准查勘沿海洋面通省營伍及新開玉環山等處地方
情形將巡撫印務暫交觀風整俗使臣許容辦理
此摺未奉
批回不敢擬行呈繳今臣前摺已蒙
御批所奏雖是然亦不可預定成見至八月間須看地
方事務忙閒情景若必應巡視察勘臨期具疏題請
候旨遵行欽此臣查浙江去京遥遠本章往返等候

部覆最快亦須四五十日臣於七月初旬即當具
題請
旨瞬息即屆但浙江巡撫衙門事務甚繁臣出巡往返
計將兩月若非有專員暫理則恐致有堆積遲誤
而本章文移又必須印信為憑所有巡撫衙門
敕諭關防微臣愚昧之見似應暫留於
此事豈便又開一例各省督撫巡視本境係常時所有
題請出巡時候
從無多備一印委人代攝之理
旨交與何員俟臣事畢回任之日即行具疏呈繳庶不

致有岐誤但已准部示臣不敢不行奏

聞致滋遲延違部之愆除另行咨部展限外理合具摺

陳明伏祈

聖鑒謹

奏

朕茲欲命許容往福建審理范廷謀之案至時汝另行酌量一人奏請可也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照杭城素多火災其中因民居稠密不自謹慎
而起者固多然竟有兇惡棍徒暗中糾黨於市廛
熱鬧家多饒裕之處潛行放火沿燒乘伊倉惶搬
移之際混入刦掠沿路打奪名為搶火此外如嘉
湖紹三府桐鄉縣乍浦等處亦有此風先經臣飭
行各地方文武派撥官弁兵役遍處巡查令其於
月黑風大之夜更加嚴緊預為埋伏擒拏並分晰

出示曉諭敢仍前放火人犯獲住即行處死斷不寬假近皆斂跡而失火之事亦為減少今據桐鄉縣汎把總報稱該縣東門地方上年三月二十二日火焚一百餘家今年三月二十日空屋失火沿燒二間把總遵照前行預在城頭窺探果然次夜又有無人住居草棚緊靠李維鈞家入官封閉房屋忽然火起飛往救滅隨即四處搜查於魚行店外空櫃内拏獲朱二實一名身邊搜出燈籠火煤

紙等物交縣審訊據供同夥張永祥將二張永昌
因無錢用度商量放火欲圖搶奪等情臣隨嚴飭
該縣將供出三犯拏獲到官自認不諱惟前後所
供放火情形稍有未符臣思立斬之罪莫嚴於強
盜然盜刦止於一家尚不至禍延鄰戶若放火兇
徒所害人戶不可限量而房屋家資頃刻化為灰
燼寸草不留且常有燒死人命之慘窮兇極惡較
起意放火律文或不止於監候另有從重之條當詳加
諸強盜响馬罪實倍蓰但律止擬斬監候若照例

考覈具

題為時遲緩不足儆戒兇頑今朱二寶等雖本日現獲放火之草棚即經救滅如從前兩次俱係該犯等所為實屬罪不容誅現行司府逐細確審若果情實臣請將此四人分發向有放火惡風之處於通衢地方大書罪犯事由曉諭通知即行正法庶嗣後兇徒各知警惕倘或情罪不符未至於死再為酌量分別定擬具

若果情實杖斃則可公行斬決如何具可或將浙省放火惡習照例處分不足以儆兇頑之處聲明題請然後正法亦屬合宜

題完結是否可行伏候

聖明批示欽遵又松江府婁縣女梟沈氏膽力過人武

藝高強歷來糾衆販賣大艄私鹽列械連檣羽黨

數百各船排列於前沈氏押送於後如保標相似

若遇巡船盤詰無不打敗受傷拒捕毆官通盜誣

命之事不一而足已於上年七月十五日據松江

府同知金文宗百計偵探始得擒獲臣於條陳鹽

務本内不便盡言止列大槩而其兇横惡蹟已於

摺內陳明辛蒙

聖明於江蘇撫臣陳時夏奏中

批示令將該犯解浙審理臣已審訊明確事事皆真似此梟婦斷難容其漏網但本內若不盡陳其惡則罪不至死若將其毆官拒捕情狀臚列載入則從前江浙巡私官兵甚覺無顏臣請將此惡婦即於

應如是發落無庸解回江省

浙江省會立行杖斃處死為江浙鹽務除此大害抑或仍行解回江南聽江蘇撫臣再為審結臣未

敢擅便相應一併請

旨欽遵以上二案臣非敢過刻以輕人命實因兇徒積

惡為害甚鉅冒昧瀆陳伏候

睿鑒謹

奏

覽爾所辦命案尚恐涉於姑息何至有過刻之事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事竊臣差進摺千總自京齎捧
皇上發回奏摺一匣到杭臣隨叩頭啟匣伏讀
御批因海寧縣老鹽倉草塘被潮衝損數處上𡍼
睿懷欽蒙
聖訓當敬盡人力精虔祈禱堅其工作合諸衆論詳慎
斟酌可保無虞欽此臣自前次具摺奏
聞之後隨即起程由嘉興乍浦而至海寧三月初九日
在於海塘虔誠祭禱備具祝文宣布

皇上至仁厚澤視民如傷塘堤有關萬姓蒼生疾苦祈

求江海潮神仰體

聖心默垂庇佑臣披瀝丹忱再三叩禱已畢親往各處

詳細勘視見塘外護沙雖衝刷殆盡猶幸塘裏民

田地土俱在高阜可免内灌之虞惟潮勢横過洗

嚙早晚兩次非如黄河水性徑直可以建壩分勢

且下皆活土浮沙不能承載鉅石隨一面嚴督承

修工員上緊堅築草塘草壩以禦坍陷一面多備

料物預防梅雨伏秋二汛搶修工程之用即於回

署後具疏

題明在案今連據在工督修各官并知縣等具報近日潮頭俱往西走不似從前向北衝射已見感應之道捷於影響皆賴

聖主之福庇方能如此臣自當愈加警惕不敢稍懈但海之北岸向為最險不比南岸紹興所屬各縣有沙漲一二十里之處惟是目前形勢所可上慰

感應之理實可立見但人信之不篤則誠不能達感何由至反成無影響事矣故曰至誠如神信不及一分生一分障礙信及一分着一分徼驗試看即知然不出於公而出之以私則亦全然不應也

睿懷者從前海寧之南門海鹽之東門出城即是大海
逼臨甚近今海鹽情形如舊而海寧南門外一帶
此處少釋顧慮
俱已漲有護沙數里之遠城郭人民均可保固無
恙止老鹽倉迤西離城二十餘里原係舊時漲出
地方並非實土所以目前草塘仍有將坍未到之
處不能必其從此竟無坍陷惟有刻刻隄防隨損
隨修加鑲牢固緊防夏秋二汛以為捍護總之事
關民生重務臣必不敢畧有膜視致費

雖然朕亦盡具在我
天心也再臣於四月十五日接福建提臣石雲倬釘封
來字內稱黃巖鎮董一隆頂冒功加人言鑿鑿將
情由明白奏
聞茲蒙
皇上硃批此事既真當令李衛據情參奏將朕旨密諭
知之欽此知會到臣伏思董一隆在任之時曾蒙
諭旨下詢臣經查訪其本屬吳姓冒頂功加及居官不
好各緣由上年八月二十二日具摺

奏明已蒙

皇上留中提臣石雲倬此奏諒已久奉

批示因其調任赴閩至今始得知會但董一隆離任已

久應否仍行具本

題參抑或據臣前揩降

旨敕部議處臣未敢冒昧伏候

睿鑒批示欽遵所有奉到

御批奏揩理合恭繳謹

奏

將爾前摺所奏緣由暨石雲倬開列各款一併敘入具

疏題參

同日又

奏爲叩謝

天恩瀝陳覆奏事竊臣於

皇上批回原摺匣中奉有密封

發來部臣黃炳等前後奏摺二件內奉

硃諭此係朕批黄炳等之奏爾看其中或有他故否可
密之若洩露一人則大不是矣欽此又奉
硃批此事爾爲何未加詳審即行具奏耶欽此臣跪讀
天語竝黄炳等摺内
批諭惶悚感激痛心淚零伏思人臣之事
君惟此一片血誠若如黄炳等所奏是臣之朋比欺隱
罪無可逭乃蒙
皇上不即遽以爲實

恩賜赦宥將臣與高其倬一竝從寬又荷
格外隆恩密賜示知
問以有他故否夫大賢莫如曾參至親莫如母子而投
杼之起不能不信於三告之後今以臣之庸愚疎
賤竟得見原於
聖明臣身非木石寧不刻骨銜結叩謝
天恩惟是黃炳等所奏臣等收闔屬節禮代毛文銓彌
補虧空二萬兩之處若不蒙

皇上賜示受誣不得而知若不蒙

皇上垂問終身無由伸訴今得披瀝肝膈備陳實情於

聖主之前此臣之大幸也查雲南非但督撫節禮交貯

藩庫即藩司鹽道節禮亦皆歸併收存此事係雍

正元年冬間臣尚爲驛鹽道而毛文銓未陞貴州

巡撫之先彼時因值出兵通省有必不可已之公

用而未便開銷正項者其費無出兩院司道公同

商議除臬司糧道節禮仍聽養廉外將督撫藩鹽

四衙門陋規分別核減交存藩庫以備公務臣亦
在內同議是實並非因藩庫彌補虧空而設也然
臣今日言之黄炳等既誣臣將案卷滅跡必以為
信口抵飾不知臣與毛文銓交代時據伊任內除
正項外尚有所餘節規銀一千二百二十二兩存
下在庫并臣越陞藩司後續收前項銀兩及一應
支放出兵暨各宗公務動用細數俱有庫官經手
造報印冊轉申督撫即藩司鹽道衙門亦有存案

庫冊其中出入鉅細無遺且多係陸續詳明兩院
批准動給者各衙門皆有先後文稿冊案確據臣
雖離任已久尚有臨行時庫官造送登記總數印
冊一本現在可憑夫以各屬節規為通省軍務並
諸項公用雲南官吏萬耳萬目所難掩者豈巡撫
藩司反有不知且各衙門皆存檔案而黃炳等敢
於盡行抹煞誣臣將此銀代補虧空在黃炳蓄意
陷臣固有根由此番赴滇竭力搜尋并欲嚴刑夾

訊范溥使之扳扯波及臣若不肖從前稍有瑕隙

不知作何下石今幸無間可乘只將此事妄

奏宜其未及顧慮虛實而朱綱富貴不肯細查原委

反稱並無卷宗臣實不能爲兩人解也且謂毛文

銓虧空二萬兩之多督撫欲爲幫助而臣與之相

好特出巳見將通省屬員節禮代爲補還是三人

之中臣罪更大又以楊名時江芑范溥情願自認

之供爲證以見其實使臣無可展辨但不知臣原

未夢想即可趨擢藩司彼之有無虧空與臣何涉
而先期代爲周旋愚不至此若云實係相好則毛
文銓懦弱因循與臣性情行徑迥别焉能投合至
於楊名時江芑范溥三人恨臣之故
聖明久有洞鑒若非下水拖人則楊名時雖爲昏聵亦
不至將通省大事竟爾遺忘甘心自認如此之甚
也今臣所存印册潦草繁瑣不敢上瀆
聖聰但係實在憑據冒昧附揭並將臣司道兩任交代

案內除已經

題報公用存剩羸餘銀十二萬餘兩外又有臨行詳

請轉

奏之項底稿鈔錄一併另匣封

進懇求

天恩發與黃炳朱綱等追出各衙門所存憑據逐一查

對臣若有一毫虛揑顧甘朋比欺隱賠補之罪庶

臣一生血性樸誠報

各項情節俱已洞悉此事總宜寢而不發汝等皆係大
主之心迹稍得自明矣至册開臣司道任內所送督撫
臣若一暴揚殊覺有傷國體朕初則以爲實有其事原
節禮皆於屬員送來發交存庫銀內動支除水禮
欲顧惜汝之顔面今閱所奏甚明黄炳雖係祿祿庸人
門包之外正銀俱經兩院發回仍存在庫造入新
不足置論朕爲朱綱不得不稍存地步矣朱綱委係好
收項下因此册係庫官登記出入總數故於開除
官惟少欠眞誠然伊之聰明才智足以自治其病
布字號節禮項下又行造入其實總算即此一宗
並非兩項又册內止有於茶果銀內備抵原任知
府張嘉穎虧空一百兩因係從前收稅缺額無著
之故合併聲明則伊等結聯排陷

聖主在上自有洞照臣亦不敢謂其自尋敗露也再馮

所謂小人枉自為小人究屬何益

慶長一事臣前見黃炳奏覆本內將馮慶長不肯以家人陳實解滇與陳士昻對質甘願完銀又山東請咨至滇何遲至十四箇月始到且此項銀兩竝未

黃炳等初次自滇復命今經數閱月未令進見面詢一語即可知朕不重其人矣伊兄黃焜頗有才幹可惜自甘暴棄下愚不移朕亦無如之何也

題奏作何名目歸款而先行動用等處緊要情節全無絲毫查及顯有開脫情故已於遵

旨明白回奏事疏內畧陳梗槩今見黃炳等所敘供看

處處周到不遺餘力爲馮慶長輾轉苦辯且於奏
臣代毛文銓彌補虧空摺内又能將此案中之陳
士昂粘卷呈詞俱行砌入以誣臣罪不知陳士昂
於前任鹽道領鹽發賣久不繳價臣清查行追據
伊循例將新本課額全完臣因其居官不堪難容
多沾餘利行令照所賣價值除脚費外盡行追出
充公此亦嫉惡過嚴之事追臣進京時士昂已經
哀頹病廢仍留在滇著追無可完解原非所虧帑

銀不冒入於交代應追掛欠冊內例所當然與草豆之案絕不相涉陳士昂老姦巨猾或見臣已離雲南揑詞混入草豆案内以飾巳之並無不清而黄炳又巧借填入虧空摺内以証臣之實有其事可見黄炳凡關臣之事務搜剔無所不到而獨於馮慶長本案數端罅隙並無一字駁詰此中隱情已是難逃

聖鑒且既稱馮慶長詳明毛文銓令陳士昂就近變價

有批准印卷可據則當雲南兩次行文咨追之時
馮慶長何不於回文內將此情由敘明令家人陳
實赴滇面質乃僅以係陳士昂應繳之項含糊回
覆豈獨無案可指此蓋慶長因彼時士昂現在留
滇不願對質故不將家人解發而亦未便全以虛
詞抵卸情弊顯然黃炳何無察及也至稱山東之
銀十月初八日解到初九日即行收庫常德壽給
有印收豈肯代賠一半等語竊臣曾任司道凡解

到銀兩必向巡撫投批後呈驗發司拆閱交房內

外掛號書辦方得送稿懸牌俟示定收銀日期赴

庫交兌院司衙門兩處輾轉最速亦得三四日往

往有暫寄外庫者此各處解銀之通例別省皆然

斷無初八解到初九即收之理據此可見若云常

德壽不肯爲馮慶長代賠則黃炳所審高其倬楊

名時爲范溥各代賠七千兩之事亦不應有矣況

此銀解到時臣先聞有不收撥回之信及延挨日

久止收一半之論近今始聞復又全收之事後經鄂爾泰欲撥貴州軍需楊名時又欲抵補别項正在議論未定因奉到查審

旨意不知作何商量竟稱久已收庫開入軍需撥用此案情由原在趙州採買草豆若知州陳士昂可託當日毛文銓何故不交地方官辦理反另行調委馮慶長領銀赴趙州承辦迨後庫帑無著陳士昂原非善類或與馮慶長先則分肥後相推諉情皆

有之而臣職任清查理應向承辦經手領銀之馮慶長是問所以據呈詳請咨提對質原非偏刻今以黃炳事事袒護之處揆之若謂馮慶長解銀即收並未駁回已經於軍需撥用等事非係滇省各官改造案卷附會斡旋則臣之此心終於不能允服者也在黃炳被臣前疏指破數端彼曾任過山東院司未必不將陳世倌原發咨文月日亦行改換但馮慶長於招遠縣任內請咨起解詳文經由

各衙門批准恐一時未能盡行抽換倘得於此中
密查或者月日正情難掩否則上下衙門共相彌
縫欲求剖明其中實情終難得矣至臣在滇時因
馮慶長家人屢提不到故未曾審追抵浙以後雲
南屬官因事故離任者或係浙籍人氏或由杭州
經過凡便道見臣無不將馮慶長解銀反覆數次
一切原委業既了然無遺已有旨矣
一事作爲笑柄言之甚悉臣合諸衆論方敢入
告伏祈

聖明俯照總之臣因公招尤已久若非我

皇上聖明保全不能至今惟有感激圖報亦無他辭可

措謹將被誣情由瀝陳覆

奏何敢稍有洩露以負

厚恩仰求

聖慈鑒察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五月初九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浙江通省田地高窪不同歷來收成未能普遍豐稔獨今歲雨水十分調勻春花豆麥各處大熟此時盡已收穫萬民歡呼現在插苗矣海寧老鹽倉塘工臣遵
旨不時虔禱又於五月初一日親往致祭正值潮來之

時隨宣布

聖意竭誠叩祝據在工官員夫匠人等悉云今日潮勢比舊甚平此皆

聖主至誠之感格之效也遍勘各塘雖正值霉雨又接連伏秋二汛目下新舊草塘自有陸續坍卸者現已多備工料隨時搶修可無大患又寧紹台道王一導已經告病臣行司委官看驗固非劇證而久患咳嗽近已失音面色浮腫似有瘵氣之狀更兼精

非奇特事乃理之當然倘叩而不應則屬誠意未孚朕於此中實有所見莫視爲老生常談一切處但以公正誠確格之徵驗既久不言而諭矣

朕正爲此人常

時在念自爾撫浙以後每留心訪問多有言其庸劣者

何以將伊姑容至今未去耶始初原係隆料多之所薦

舉歷任宦途厚自封殖否
力漸衰地方諸事推卸不管自難供職俟照例取
結到日另行
題報所遺員缺
皇上任使自必得人臣何敢妄參末議但查寧波知府
孫韶素日聲名頗好臣初時惟慮其尚少風力今
則大有振作辦事一切認眞竭力訓誡屬員常至
形於聲色是以官民警惕積習漸改臣看此人實
爲可用但年近六旬體不甚壯恐其過於勞瘁報

效不久殊覺可惜寧紹台道雖管轄三府然止須
督察稽查較之知府親身勞苦稍為事簡臣愚昧
孫韶已降旨令與呂大雲互調矣今既奏請陞補寧台
之見或以孫韶陞補寧紹台道不但官民畏懼帖
具題到日將揚州府缺另用別員亦可
服地方海疆均得熟練且可留此有用之人以備
任使其現護海關事部議准補知府江承玠操守
廉潔辦事謹飭若以之授為寧波府俱屬就近相
寧郡業經補授呂大雲將江承玠另擬府缺題奏
宜是否有當伏候
聖鑒再大理寺卿性桂已經到浙公同臣與觀風整俗

使許容彼此商酌所有分頭清查各事務聽性桂

主稿定議另行會

題臣看其光景家計未必從容有餘現在所需本身

用度及出門盤費等項自不能少若此時爲之料

理備送不但臣有蹈私之咎即性桂亦必不敢收

受若視其艱難置之不問亦非同在地方辦事之

道臣請於

應給予者

恩賞存庫養廉備公銀内按每月支給銀一百兩不拘

在省出外可以通融濟用庶使安心料理無缺乏
之憂矣合併
奏明候
旨遵行又本年三四月間浙閩交界之平陽縣陸續來
有福省泉漳二府民人大小男婦二百餘口俱稱
未聞二府有荒歉之報何乃戶口遠至遷移查明果係
彼地歲歉米貴來此倚傍親戚尋覓生計隨有從
良民自應撫恤安插
前久住平邑之閩民各具保結稱係並非匪類臣
據地方文武具報到杭一面飭令逐戶安頓不時

稽察一面飛移福建督撫諸臣查覈緣由俟秋成之後再為設法使之回籍不致失所恐嗣後仍有續來者人衆食繁自當因時措置相應附摺陳明

好

為此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酌量分晰

恩賞養廉數目仰祈

睿鑒事竊照浙省恭荷

聖主格外特恩動支正項錢糧十萬兩同通省耗羨十四萬兩令臣酌量分派賞給各官養廉餘存爲地方公事之用臣欽承

恩命將作何分別賞給留存之處先經具摺請

旨遵行本年三月初二日欽奉

皇上發到王大臣等定議覆奏之摺臣隨欽遵公同酌
議除臣前奏已有養廉之觀風整俗使學政織造
布按兩司糧鹽杭嘉三道并新設玉環同知亦於
題疏內聲明均毋庸再給外其將軍衙門雖已有部
准鹽規內存留養廉銀一千兩但較之觀風使等
官定數太少應請再爲量加銀六百兩尚有將軍
隨印筆帖式四員甚屬清苦共給銀四百兩以作
每年幫補之用至督撫衙門除養贍家口本身用

度延幕辦事外尚有各項公務之需每處約得銀
一萬兩内從前總督原係兼管福建今蒙
天恩授臣浙江總督不爲定例應仍照兩省各半之數
止給銀五千兩緣臣一人兼理惟將此總督衙門
之五千兩祗領
皇上恩賞爲一切本身應辦公事之用再將從前奏明
鹽政衙門舊存養廉之四千八百兩添補從此可
以不致缺乏其議給廵撫衙門之一萬兩臣任内

仍留存司庫充公俟後來撫臣支給此宗為養廉

再副都統四員從前有鹽規内留存固山大船政

同知銀五百八十兩因為數無多四人難以分用

向議遇有公務進京盤費及婚嫁搬家等事支給

今除此項仍照舊存留陸續幫給外每員應各添

與養廉銀五百兩倘蒙

皇上於此四員内派往乍浦統轄水師滿兵者則該都

統有出洋督率之責各項費用倍繁此一員應加

給銀五百兩庶免艱難至寧台溫處二道各有承督造修戰船除應領部價津貼仍不無賠補之處每員應各給銀三千兩至於知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其地方衝僻事務繁簡各有不同均宜分别酌給所派數目不敢於捐内繁冗瑣瀆另爲繕

清單恭請

聖鑒其司府首領教職州縣佐雜各員雖屬微末小臣

當此

皇恩普被之時似應使之均沾
雨露但此等官內地方有苦樂之分辦事有勤惰之別
若盡議賞給不勝其多逐一較量又覺瑣屑仰請
皇上天恩於此十四萬兩內扣出銀三千兩存貯司庫
俟各官之中有遠出苦差或委辦公事酌量賞與
盤費薪水有功者按輕重撥給以示鼓勵使勞者
藉以資養逸者不致濫叨皆出
聖主一視同仁之厚澤矣再查此十四萬兩數內有前

任撫臣議定提解歸補舊時無著虧空除已完外

雍正六七兩年每年尚應提銀一萬五千三百餘

兩悉可補足此係庫帑要項不便缺少自今年起

即將臣巡撫衙門養廉銀所議存庫充公之一萬

兩撥補尚少五千有餘以十四萬兩之外徵出舊

欠耗羨儘數撥足倘次年追有多餘者同

皇上恩賞銀十萬兩俱存貯藩庫爲臣前後所奏通省

一切公事之用緣事屬初定分派之處或有多寡

未均將來難行者統俟辦理一年後再爲酌量將

陸續徵出十四萬兩外餘剩大耗畧爲添補惟是

臣見識短淺所派事宜未能妥協仰懇

聖鑒指示遵行爲此謹

奏

分派殊屬公當妥協之至隨交怡親王等又加較量斟

酌亦俱云辦理甚是即照此施行可也

同日又

奏爲謹瀝下情仰祈

聖鑒事竊臣荷蒙

皇上厚恩畀以海疆重任惟願文武和衷同心協力使兵民相安稍圖報效是以與將軍鄂密達諸事相商無分彼此因其爲人爽利心直口快管兵嚴肅民亦感悦並非私交相好之故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近者臣往來錢塘江等處親見南岸淤漲沙地甚廣坐落西興場内從前初設杭州駐防

時無寛展之處可以牧馬即在此沿江一帶除竈戶刮土煎鹽外將有草者即爲牧馬之廠今日久江邊漸次沙漲其中多半成田皆竈戶轉租與人

臣兼理鹽政後陸續陞課僅得一萬餘畝尚多欺隱未報者臣移咨鄂密達請其委出旗員同臣所派鹽運分司暨理事同知等前往清查鄂密達欣然委官前去並無異言及該同知等看明佔地向

臣面禀已經自行首出萬畝有零其餘正屆插種

之時請俟收成後履丈臣即許可并令其赴將軍衙門回明會查暫緩情由不意各員尚未開口鄂密達盛怒相加嫚罵不已且將臣極口痛詆一云乍浦新設水師滿營臣不隨同彼之意見屢次改稿自屬欺他一云今春江之北岸馬厰相近地方刁民因馬匹踐壞田麥辱罵領催將糞桶潑汙衣帽臣竝不處死并云蒙恩賞給各官養廉銀兩臣瞞過衆人久已奏明分定不

給伊等均沾令其告知討臣回信等語臣思

皇上特設滿營學習水師務期實在有益鄂密達同臣

先後親勘悉心酌議及定稿移臣會題見其所議

尚有未盡妥協者臣曾數次移商面酌婉轉開導

實係因公起見並非有心立異也至營馬踐食田

麥刁民不向旗員有司陳告竟行聚衆肆辱臣素

所深惡不待鄂密達咨文先行嚴拏交杭州府會

同理事同知及旗員審明擬罪具詳臣將其所擬

枷責之處俱爲改重加等發落鄂密達彼時亦一
同批准案卷可查後因許容曽云此等人狠該立
時處死鄂密達遂以臣為袒護於民但犯法應死
者自當明正典刑即罪大惡極不可姑容亦必請
旨方定若暗用非法監斃或翻枷致死此與謀故殺人
此聚衆肆辱之刁民自不應輕戕其命倘值非常兇惡
者何異雖外省自督撫以至州縣皆有行之者臣
即刻處死方快人心者或難於題請或情甚可惡題請
生平從不肯爲除依法重處本犯避追身死外未
按律而罪不至於立決如必不肯從權之外結則近於膠
嘗用意輕戕一命此處係鄂密達之錯怪於臣也

柱鼓瑟矣汝諭係公中私朕諭乃私中公也總之第能秉公又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今預存成見於胸中後遇權宜措置之舉反致行止兩難輕重俱礙果若因公起見縱跡涉謀故亦可對鬼神而無慚也識見以通達爲貴勿狹勿滯

恩賞各官養廉銀兩緣通查各地方應需出入細數酌量多寡分派至今方得彙齊覆

奏而鄂密達誤聽副都統偏圖之言遂多不平但臣實未曾先行

奏定不令伊等均沾此更毋庸詳辯者也伏思省會重地督撫將軍稍有參差滿漢屬員乘機各立門戶則兵民即不相安關係非輕臣雖粗直素日不

肯多受委曲但伏念
皇上付託地方重大豈可因此小事而與之較量致傷
大體況屢蒙
天語諄諄訓誨時刻在懷從不敢於同寅屬官中有驕
凡同事之人惟慮不公耳公則不期其和而和未有公
傲過情之事隨親往彼處數次平心靜氣婉言勸
和之理如或兩相牴牾必有一是非汝等封疆
而不化面為剖明彼亦愧悔此後惟以至誠感動謙和
大僚但能不聽下屬撥弄自皆協恭無間鄂密達乃滿
待之斷不稍存芥蒂致釐
籍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物應與之同舟共濟彼此匡
睿懷但其起事根由相應據實陳明伏祈

扶伊在朕前亦甚讚服於汝況係地方小事偶爾因公
聖主鑒察密存至於乍浦既設滿兵不可無副都統彈
爭論何嫌何疑之有即
壓
皇上睿斷必有可用之人倘即在浙江副都統中選擇
所奏甚是恰與朕意相合正欲命富參前往統轄否則
則臣愚見以為富參才頗勤敏馭兵有方尚堪此
亦必另簡別員彼處除伊之外皆不克勝斯任也
任本省除此人外若另委別員恐致地方不能相
安又臣等前疏請於乍浦添設理事同知一員查
鄂密達之子鄂善現為將軍隨帶筆帖式臣見其
人尚明白稍覺有才鄂密達常言暮年止有此子

出仕恐日後家口無倚不敢自行乞

恩意欲託臣代奏下情或用爲捕盜同知就近學習臣因有司民務非其所長未肯冒昧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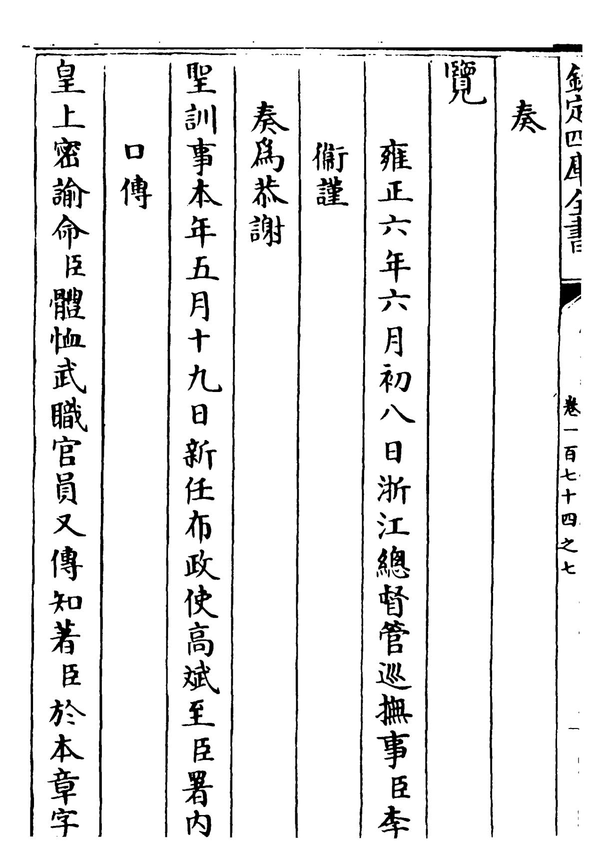
聞今此乍浦理事同知之缺正係人地相宜且隨伊父辦事則各旗亦必帖然畏服臣非以此結好鄂密達但於地方公務有益實屬私中之公故敢不避嫌疑附揩瀆陳可否以之補授伏候

聖鑒施行謹

此舉甚善汝二人可保終始相和矣但恐將軍之子爲

理事同知於處斷旗漢事件之際或未免稍有牽制候

朕再加斟酌



奏

覽

雍正六年六月初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恭謝

聖訓事本年五月十九日新任布政使高斌至臣署内

口傳

皇上密諭命臣體恤武職官員又傳知着臣於本章字

句內須加檢點臣欽承之下仰見
皇上天恩惟恐臣常蹈錯誤事事教導祗領悚惕感激
彌深伏思文武職掌原有不同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而武官才具性情求其鮮有偏倚更屬
難得大抵勇往直前者多近粗魯水師閩廣人員
操守間有未謹若不棄短取長無以收其實用然
外貌待之不嚴則驕縱易生恐軍務號令致有難
行之處關係匪細若內中不存寬恤則求全責備

大小過犯必多臣仰遵

聖訓卽不敢假以辭色亦不肯稍為苛求總之有功必

錄有過先為教導不改始加懲究凡有一端可取

臣斷不忍輕棄必令伊等心服皆知踴躍盡職以

仰副我

皇上造就人材之至意惟是陸路技藝尚為易求而水

水師人材實不易得朕常為此廑念

師好官實屬乏人臣見現已參革各員中如定海

守備李光彩瑞安守備徐景達二員人雖粗憨漢

仗俱好亦諳水師事務今李光彩因巡哨至盡山海嶴將違禁搭蓋之蔡厰循例燒燬乃檢查不細致有蔡户焚死於内固難辭冒昧之咎然盡山花鳥洋面遠僻波濤兇險歷來哨船所不肯實在巡到者該員奉公獲罪情殊可憫徐景達因失察私運麥船被革但此船未曾出口即被拏獲其罪尚

平庸人也

有可原又瑞安副將柳進忠先以倨傲藐視上司為提臣石雲倬參革乃離任之日仍用印文具詳

捏辯妄求引

見又經督臣高其倬續參發審現在訊明另

題論其狂妄之處參革原不為過但柳進忠漢仗雖

屬平常而水師船務首推熟練且有膽多謀屢次

在洋拏獲劇盜現今水師乏員此等無甚大罪之

人棄置閒散實為可惜

寬其過愆棄其瑕玷復加錄用諒伊等自應奮勉改革

皇上矜全人才寸長不遺或將李光彩徐景達降為千

把於緊要水師補用柳進忠降為遊擊守備於乍

浦營補用教習新設滿營水兵使之戴罪圖功果
能出力報效再行復還原職可否皆出
此正汝職分所當爲者遇缺具題請旨
聖主天恩非臣所敢擅請也至臣一切本章原不敢假
手他人好奇逞異惟是愚昧之見竊謂臣子之職
當爲
皇上任勞分憂故凡有一事必將其中前後曲折緣由
形狀盡行據實聲說以冀
御覽之下情節瞭然如見免致上勞

睿慮又引
見各官進退用舍皆由
乾斷但既令臣等出具考語送部則人才各有短長務
將閲歴過該員表裏行徑逐一寫出不敢止以浮
泛誇奬套語塞責此實臣管窺之淺識也緣浙省
事務過繁若每件另加一摺不勝瑣瀆令後惟有
謹遵
摺中縱極繁多有何妨礙題本内如不合通行規式則
訓旨於本章字句之間加意洗刷不敢輕率再臣

難免物議矣

題報署桐廬縣李宏汧因病休致一疏荷蒙

諭旨開示甚明臣因人才甚難於屬員中可以辦事而身遘疾病者非萬不得已未嘗輕聽其去如嘉興最稱繁劇前縣劉德寰患毒既久難以卧理臣留於疏内聲明請假調治桐鄉縣王輅生遍身浮腫不能步履臣亦

題請解任調理今劉德寰終不能愈而王輅生醫治漸有起色若將來竟能痊愈臣當遵

旨另題請補至於李宏汧本係可用之才而所染癱瘓好

實屬不治之證疏內未經聲明此實臣疎忽之處

今跪讀

諭旨仰見我

皇上覆載之仁天下臣工不以偶病見棄凡有人心者

當無不感戴奮勵以圖仰報

天恩更不獨臣之身受

聖訓銘勒終身而已也至高斌齎到

皇上交發改補訓導程世楷王積簣條奏二摺
命臣議覆查其所奏二事臣從前雖曾留心講求數次
因未見實在有益故爾未行今不便以一己之見
輕於定議現在與提鎮及地方官再爲細察利弊
是
另容
奏覆合併聲明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明現掣引目漸有起色懇

恩早發場員事竊查兩浙鹽法歴來僅能掣銷本年春

夏引目其秋冬二季必至次年方能補銷此成例

也臣竭力設法整頓漸次提趲上前查年額應銷

除票引外共正引七十一萬餘道以一年兩掣分

半計之每次止該三十五萬五千餘引目今正際

掣鹽之期土滷旺産商等捆配鹽斤出場者甚多

雖現在尚未完竣而已經報運並續即趕掣者約有四十六七萬上下連上年冬掣合算已多至三十餘萬引其中溢出正課再加鹽院筆帖式陋規歸公等項約算已經多銀幾及二十萬之數逐歲提趲半年不但可以現出本年之引毋容壓下兩季將來冬月再能多掣竟可透至雍正七年引目惟是上年十月内臣於謹陳鹽政錮弊等事疏内附有懇請

天恩揀發候補同知等項人員管理場務一條因此疏
係各部會議之事彼此會稿有需時日本年四月
內始准部覆奉有
所請人員已發來矣因幹才難得屢次揀選僅獲數員
俞旨准行今又兩月尚未見有人員到浙但 臣所請不
即此揀發來者大率仍屬中等非最上流品國家用人
惟浙省場務要緊尚有江南四處係動支公項收
何啻工師求木若不行選擇材似不可勝用稍加鑒別
買竈鹽俱關帑銀重務不得其人豈敢輕發 臣前
即屬寥寥無論大小臣工莫不皆然也
巳咨部行催但恐到京候補候選人員情願在部
具呈者少以致部臣不能早辦抑或人數未足因

此躭擱請乞陸續先發其所缺者可否照河工例
是或
亦准令外省人員於臣衙門具呈挑選取結或准
一道但恐因以開奔競之端且已發該部議奏
臣於素知殷實誠謹之人咨取數員
題請調浙委用庶辦理不致乏人而引課可得充裕
矣為此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據實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部文奉
旨李燦陞補温州鎮總兵官冉起鳳調補處州鎮總兵
官仰見
皇上擢用大員
聖明自有衡鑒臣復何敢置詞惟是愚昧之見浙江温
州黄巖二鎮皆係兼轄水陸温州雖自閩至浙第
一重門户而瑞安玉環改設水師之後該鎮海汛

止有中左二營其地方尚屬安閒衙門不爲清苦
惟黄巖三營洋面均係咽喉扼要之地而盗賊出
没偷運米穀多在該鎮轄屬口岸之内且疲敝之
區一無出息又值前鎮林達馮廷輔董一隆等歴
任廢弛整頓甚艱較之温州實有難易苦樂之别
在人情自必喜就温州臣竊以爲李燦既蒙
皇上特恩超拔自當令其於難處出力圖報
國家此心方安況冉起鳳雖非閩廣出身而曽經任

過江南崇明等處水師船工亦頗諳曉於温州諒
能勝任其方文登小心謹慎汎防勤密原係陸路
好官今夏出洋哨巡在船頭暈終覺勉强可否以
李爍調補黄巖冉起鳳調補温州方文登調補處
州一轉移間而三鎮水陸難易似爲各得其宜於
海疆營伍實有裨益此臣受
恩深重稍有一得之見不敢不據實密陳可否皆出
睿斷臣不勝悚惕之至謹

奏

此奏嘉悅覽之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為彚奏沿海地方應行要務仰祈

睿鑒事竊臣身任重寄凡有關於民生利害者理宜隨

時察訪次第舉行查寧波府鄞縣之大嵩十一十

二十三都圖民田數萬餘畝離海十里有零僅止

嵩港一條日久淤淺内少支河以蓄淡水外無塘

堤以禦鹹潮故雨少即憂旱乾潮大又防浸灌十載之中多半歉收上年偏災亦罹其患經臣飭委地方官查勘若於大嵩港口建築石壩使潮水不致内灌將嵩港淤河開濬深通自大碶頭至茶園止分浚支河於通海之横山頭等處建石閘六座築土塘一條則蓄洩有資旱澇無患不但内地各都民田變荒瘠為膏腴而沿海十餘里塗田工竣之後初年皆可種植棉花二三年内盡可栽插禾

稻一勞永逸實為萬世之利又鎮海縣之靈巖太邱二鄉俱係内地平坦之田方廣約數十餘里中間向有大閘為上半鄉救旱宣洩之計閘下有浦通流入海今亦圮廢以致兩岸荒蕩萬餘畝棄置不耕即内地各田亦有水旱之虞若於浦口築塘内河修閘再相地形分建碶壩則兩鄉田畝歲得豐收荒蕩萬餘俱可成熟此二處實皆大有益於地方緣工費各需鉅萬無有出處是以遂巡難行

臣思此等有利於
國計民生之事自當設法興舉今查有上年四川買
回米石平糶價銀除歸還原款外尚餘銀一萬七
千餘兩經臣咨部存庫留充公用又臣前次
奏明鹽務内折編溢出銀二萬一千餘兩原留以抵
修寧波府城等項公事之用今城工估計不及萬
金費尚有餘相應請
旨於此二項内撥用一款成此美舉工完核實

題銷實於海疆有裨再定海縣初名舟山遷棄開復其中曠土閒田甚多與新開之玉環山相等從前報墾各户不無隱占今雖陸續首出尚恐未盡亦應於秋收後委員協同地方官查丈清理至於沿海偷運私米臣久已嚴行禁飭今逐細訪察尚有應須變通防範者如台州之黄巖太平二縣素稱產米之鄉私運奸徒多於此地購買前朝因黄巖地方廣濶故割其鄉都分設臨海太平二縣彼時

地界犬牙相錯遂將黃巖縣東門十里之外由蛟龍港至家子栅浦海門一帶地方皆歸臨海管轄而實則自海門離黃巖陸路止四十里海道止六十里其離臨海則有一百二三十里不等目前私運奸民多於此處出没在黃巖雖近而非該管之地文武不無推諉即有拏獲亦必遠解臨海往返需時在臨海雖屬管轄而鞭長不及稽察難周臣現飭台州府協會同察勘確議擬將臨黃二縣所

轄遠近不均之處酌量具
題改定使界址聯絡責成得專不第偷運之弊可除
而士民完糧聽訟亦無舍近就遠之艱再海門原
係衛所從前駐劄總兵控扼海口後始移鎮黄巖
此地與台協前所兩岸對峙中隔椒江寛廣十里
自黄巖至台郡必由此江横渡府城食米向仰給
於黄太二縣若禁其載米渡江則郡民有艱食之
苦然由江入海片帆如飛以十里江面之寛又係

急流捷徑瞭望稍有不及即被逾越出口今雖兩岸設立照票兼用營汛戳記挨號稽查而小艇扁舟紛紜雜沓終覺難絶因皆係陸汛並無水師營船常川巡察是以錮弊難除臣擬於此處兩岸皆添設水師船隻令其往來巡拏庶爲周密以上各條臣雖早爲籌畫原欲俟八月間巡查海汛時親身再加查勘舉行今巡期未可預必不便因循稽誤爲此一面附摺

奏明請

旨一面次第盡心辦理如有應行會同大理寺卿臣性

桂酌議者自當彼此會商畫一以期仰副

皇上慎重海疆之至意謹

奏

所奏各條均關地方要務籌畫甚善其再加確勘妥計

具疏題請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呈繳

御批事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臣齎摺千總自京捧到

皇上發回原奏摺匣并蒙

御賜臣香袋一盒臣隨出郭跪迎至署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供奉訖臣前擬八月間巡勘沿海地方營汛因

身受三處衙門重寄較別省督撫分辦責任實更

繁鉅故懇暫留巡撫
敕印請
旨交與許容署理今荷
御批指示周詳臣隨遵例具
題委官齎繳在案但今許容已經奉
旨差往福建審事臣復欽承
特命查議江南海塘事宜現在另疏
題明必親往勘視事竣方能回浙又須會同

欽差大理寺卿臣性桂清查各屬虧空倉庫承追民欠諸件且藩臬兩司俱係新到委署乏員所有勘查海汛一事俯容臣至期再為酌量事勢如可前往即當一面題報一面起程否則俟來春另當請甚是旨遵行至海寧老鹽倉一帶塘脚俱起有新沙雖尚未堅實漸次凋厚目前霉汛已經保過坍塌無多隨即加築現今伏秋緊要之時惟有仰遵

聖訓竭誠敬以格
天心勤修築以盡人事務期無厪
睿懷再四川買米人員已經運回到浙共買川斛米二萬石有零雖川江被岸上失火沿燒損失尚無大減餘銀帶回在江西順路買回六千餘石此番原有鹽商捐買積儲銀三萬兩附去今即將此米儘歸義倉收貯其三萬兩以外動支庫內公項價脚各商儘數撥還歸款目前浙屬米價頗平杭嘉湖

三府禾苗遍插田水無缺惟寧台有數處微覺亢旱臣現在督率屬員虔誠祈禱倘得及時沛雨通省豐收自可必也今布政使高斌按察使白清俱於五月內先後到任高斌人頗聰明但恐真誠少歉器局狹小耳此諭令伊知與高斌與臣素曾熟識久知其肯與協力同心辦事惟抵任後正值奏銷期迫前司未完冊籍堆積甚多高斌雖竭力趕辦豈能於十日之內查核清楚但定例不許展限將來期限具疏題請寛限稍有逾遲數日之處尚祈

聖慈鑒察白清亦屬小心謹慎人尚明白惟新病之後身體狼狽精力甚弱臣雖不敢當教導之責自必與之秉正盡心共期公事有濟以仰報厚恩於萬一也所有奉到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白清從前非特不識其面并亦不知其名係因石麟保薦而用者看來人甚豁晦或其才情內藏將來堪以造就成器亦未可知有若無斯善矣無而為有則廢材也

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衙謹

奏為甘雨及時上慰

聖懷事竊照浙省自五月以前雨水調勻麥豆菜子比歷年收穫每畝多加三分之一各處早禾又皆茂盛百姓歡呼異常五月中旬以來連晴二十餘日晚禾栽插之後雖河內有水可車微覺亢旱寧台高田較甚前經臣附摺奏

聞一面飛行各府不時查報如有雨澤缺少地方即令

會同文武虔誠祈禱一面在省迎請大士并於
龍神廟等處設壇六月初六日起臣率同屬員竭忱
叩禱初七日即得霖雨一陣尚未下透自初八至
十一連日均有大雨杭嘉湖嚴紹五府俱報獲甘
雨多已霑足惟寧台温處金衢等府路遥尚未禀
到但此數日濃雲密佈看來雨勢甚覺廣遠自必
仰邀
皇上福庇一體普徧將來秋霖時沛則浙江通省早晚

二禾可必又得豐收萬民更享盈寧之福矣仰惟

聖主痌瘝念切知必上廑

宸衷合將巳得時雨情形星馳奏

聞謹

奏

覽奏杭嘉等府霑足情形朕懷深慰江浙地方四季惟慮雨水過多耳至於憂旱或於春月偶然一遇似此夏雨欠缺之年甚稀朕意究當爲將來霖潦留心預防爲

是

同日又

奏為奏

聞拏獲惡賊事本年五月間據杭捕同知帶理錢塘縣知縣秦炌會同陞任杭協副將李爍差捕巡獲面生可疑之犯王惠卿楊茂蘭龔子瑞三名并小船一隻到官審訊初則信口支吾後則認為小竊該縣觀其形狀不似偷兒隔别窮詰始據供出尚有

爲首之張寳生并同夥蔣德彩曹老四鄧元等專在錢塘江至衢州一帶水面上下往來撑駕船隻各犯分扮船户客商隨身假帶被囊行李先生在内沿路騙載孤身客人搭船於僻静處止用一尺二寸長之繩索兩頭拴有小木檔子將人勒死屍首細縛巨石沉於江内深處取其財物烹分自康熙四十年至今被害不計其數當據密稟隨即飛行各原籍拏獲首犯張寳生搜出帶血繩索一根

又獲夥犯蔣德彩起出贓衣等物竝解到案逐一
細審各犯爲惡既久謀命又多自亦不能記憶清
楚所據參互供出者如雍正二年三月在富陽落
山頭謀死徽州寄信客人得銀三百二十兩五年
正月在富陽裏山謀死種棉花客人得銀二兩四
錢四月内在西安樟樹潭謀死江西販麻客人得
銀三十兩雨傘一柄上刻陳君彩姓名七月内在
建德七里瀧謀死杭州客人得銀六十餘兩九月

内在建德石壁潭謀死木匠一人得銀二兩三錢十月内在富陽裏山謀死蘭谿客人并小孩子一箇得衣服三十餘件同甦二命又於雍正元年三月因王惠卿船上水手汪公亮知風恐其泄漏將伊謀死以上供出各案隔别問其賍數情形彼此相同尚有遠年失記未能供出者不知凡幾似此極惡窮兇雖寸磔不足蔽辜今夥犯曹老四又已拏到止有鄧元一名現在分路勒緝務獲并通查

沿江各縣從前有無浮屍申報未結之處審明具
題請
旨從重正法誠恐部内搜駁遠年各案難以完結致異
常兇惡之徒反不能即正典刑合將獲犯情由先
行附摺奏
聞一面嚴行究追務盡根株以除積害謹
奏
如斯遠年舊案悉能發摘殊屬可嘉之至詳覽各件犂

係孤身旅客中途被謀屍朽荒江含冤莫訴今兇徒就獲死者有知怨氣伸矣能辦集此等事件方為積陰功造福業可望慶遺子孫較之賣法徇情背公市德而自以為善政者豈堪同日而語各省封疆大吏咸肯若是實心任事一一整理何慮盜之不息而民有不安耶聞泰炘原係超卓之員已降旨加恩矣向來下江地方盜風甚熾今命卿兼併節制其勉為之以副朕意